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六

後學 大□戎演□ 武陟王輅 校訂

九世孫世玖 世鈺 重刊

順治十三年丙申七十三

正月

初一日

靳石渠明府過訪惠以喬梨 石渠謂二公在客未展寸敬些微之意恩不□復納豈堪收回

愛之

初四日

送靳石渠使君 某歲鑿其澤亦守不見諸侯之義而賢使君每容其疏懶使其得漂泊於山谷不謂

問石翁靳使君造子容有卓政而於其邱墓子姓培護尤深欲見載飢渴無何以外艱奪去丁 甲元日枉道過夏峯荒村鷄黍見其子姪逾信宿而別既恨相見之晚復恨求別之速聚晤誠非易也其謂蘇門之麓去嵩雒若北鄰借山水之緣慰風雨之想使君豈無意乎使君嘗以侯生保孫生爾祚為吾容二士於世外別著眼知寓意深矣草書志別并申後約

初六日

立雅欲歸故園破屋幾門殘田數畝思為村塾子目

我子孫汝去料理[illegible]諸宗教[illegible]

守而勿失但恐汝力薄不能久保故又任朝鮮昊天

上帝爲生人一太上人錄乎日月則王但吾

族也山河大地則田廬舊基也至於運世乃所以

承遐爲護堯舜禹湯一中授受乃傳祖業之人繼玄

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與諸理祖業思爲子孫

萬世貽謀之計顏子之克復伊尹之忠恕思之戒懼孟

之仁義皆謹守先業不至荒廢周子之太極程子之定

性及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之緒子靜宇宙道在

內陽明六經我册籍皆祖宗舊物無遺而恢於我

其間身被染之勞躬耕鬱 勞者隨時隨地未嘗
之人然寥星曲偶朱提大令 獨以[illegible]而佯言
濟垢埋而高談華代且厚 哭田[illegible]而居
宅萬古常新自問闔家火之 能焚[illegible]而謝家
得此祖業家家不能[illegible] 任額[illegible]
過而問耕者天無日不近人而不能何一辰
業之人天負人耶人負天耶汝能[illegible]及此方
尚了
湯水月
許丁對耕 立見來此五一月徑道 生耕被王意

而擴之使宏迂而引之使遠此子自孫粥不能領要弟感佩不啻身承至於詩之道時賢人人企望弟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美是何等識趣人謂二公深於學故深於詩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君身正不作岐觀耳薛行老十年受知邇始謀面一見便津津丁先生意亦不專在詩也黃石齋合春秋詩易三經爲一詩之道無微不入無顯不見寧直三經自羲文周孔以來有字之書無字之理同條共貫其有不貫是異端也弟絕不知詩之人而與先生言此爲先生已得

詩之趣矣門下士不知孰可言施父母江南名士定於此道有得兩相倡和與始不孤弟展墳有懷歸裝無力知兩先生慶歌之餘或不忘七十三歲老病夫於千里之外也

十九日

東昌有言建安設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設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吾愛此二語嘗舉以告同志同志中左袒建安者便謂建安無病左袒姚江者便謂姚江無病此亦各就其所見而言之如人飲食有愛食濃者有愛食淡者各從所好舍其

所好而强從人之好終非其心之所安須自己知濃知淡而調劑之以適於中此不可以口舌爭也

二十日

或謂煉石補天之說甚誕予曰此實理亦實事顧未可為昧者道耳解在中庸戒慎致中和而位天地盡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覆物載物成物而配天地非所謂補天者乎不獨至誠至聖匹夫有志一事足色則一事之補於天一念足色則一念之補於天日用常行事[illegible]載此事理[illegible]彰明最較著者但須有煉石之心方所稱補天之手煉石云者

心無纖毫灰翳雖頑石亦靈矣

二十一日

寄張湛虛司馬　立兒從未出門此番來得侍先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矣今歸里望兒與楷再晤先生冀有以發其覆也後生家有志自立者甚少敝鄉固昧尤甚先生德望既尊學力亦裕後生小子輩欽服已久冀一言提命以為指南即弟身承之也弟鬢顛日加精神日減念男子一日在世便當一日求聞斯世斯民以至昆蟲草木何者不與吾身相關遐於友人處得石齋大滌函書讀之此老

見地極大忠孝性生其文山一流人固宜先生友之也

二十四日

復才非有　年兒斯文正統一刻大有功於此道讀之不忍釋手學問之事從古千聖萬賢總在日用常行處得趣綱常名教上取齊小小異同各成所見夷尹惠不同於孔子禹湯文武亦不同於堯舜所同者仁也石齋謂古人不同處我輩正好著眼孟子不同道姑舍是獨學孔子此是何等願力當補當浪兩言邇來東昌述涇陽之語弟常舉以告

我同人憶江村吾友確守姚江之說入門既專學有自得今二三及門向守師說而不變年兄獨謂紫陽無病病在支離紫陽後人用其方遂成虛証具見深心定力不搖於他岐他日傳紫陽之派者其正統已在斯矣弟生平獲此二三良友快當何如向來編輯規模甫定條理未清目力心思日減一日俟有定本當就正耳

二十五日

寄王念尼　學問之道須於失意處磨勘方是實際此古人所以貴得喪渾成斷也道丈噴力非凡用

功已久定於此此處無復動心若於此間微有動心之意非學問人則可如其爲學入舍人何以言學丈其勉之郎不三公卻是希聖所得不既多耶僕七十三矣念尙父八十有三猶凜凜於敬義之誠武公九十有五猶孳孳於切偲之章男子一日在世當一日求聞於道斷不可冒昧假竊虛度此生非丈誰可爲此言者願與吾丈共勉之

二十六日

復張蓬元司空　歲之前歲之後兩承教旨洋洋[illegible]灑佩服何數先生不倦之誨與好學之心老而彌

篤尙父武公得先生而三某年七十矣回首垂髫之志竟成影響浮游眞不堪自對伯顧殁而孤學鮮克自立平生簡拙賴天之靈得先生提命且因先生而得邈涇陽南皋少墟景逸諸先生之精神面目春風沂水至善在是恍然若有所開別後想慕道模常於夢寐見之比者此意不可向他人道也世道益不可言曲學爭鳴偽風不競不爲高尙奇則嗜偏趨僻而託迹於禪者且欲錯書籥之上使聞先生知行合一心理合一之訓於性地上稍一體認不恍然自失乎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

汙隆之幾實有可畏某嘗謂學人不患有異同之見患存形跡多忌諱遂不能共証此學同偕大道

承先生指示某何敢自外至謂衡高兩先生有人

又言曰向見時賢多有此話頭偶蹈之未詳其意

若云微之豈七十歲外衰病之人擕子弟衝炎冒

暑徃返千餘里就正於有道之意某語蒙吉云以

斯學質之東昌先生如大冶鑄物無一不受其裁

成彼求一言以爲重亦可見吾黨服依之誠矣

二十七日

寄范箕生　壬子卅別於今十五年矣不奉手教又

復三年同首舊遊每憶於親翁祖孫父子江村祖
孫父子兩家託契四世爲驩此段奇緣古今罕有
當友道凌夷時向同人敘述吾黨聞者亦多企慕
思得古人交數册以勵頹風臺下豈無意乎伯順
先生集經大手選定稱斯歸里囑之索選目與大
序不知曾晤否認眞草壯歲以前文字以節見猶
有應酬之文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質老刻之南
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人耶言之浩歎不知
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歸草否客傳親翁日夕讀
書私心嚮往夫讀書自淸事樂事當此時而讀書

以選君在閒而讀書更清更樂詩文已臻堂奥想目前所讀者更自有在伯父凜凜於敬義之誠武公拳拳於切磋之章古人耄而好學二老爲最近見蓬老年八十矣手不釋卷刁非有久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銳僕嘗借以自儆誠見不學便老而衰尚冀親翁有以發吾聵也

二十八日

哭鹿瓚艱有序 曠觀少負高志念懿祖殉節不就童子試繼而出外館賀孝廉家下帷攻苦舉秀才第一未幾而病病而死孝廉爲之歸櫬閔而傷之

傳訃猶如夢槐歸事已眞𨻶髮志未遂處作採芹人

二十九日

謂諸子若孫曰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閒居爲不善自蹈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舜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𨻶訓斷世之戒頭

莫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

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芻蕘工

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

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三十日

或謂堯夫焚香祝天詩語意太淺薄予曰此堯夫之

詩未可爲俗人言也開口以身與天地三光相對

越其祝意願天下豐年壽考國有忠臣家皆孝子

且干戈寧靜已享清貧此大道爲公萬物一體但

先師老安少懷友信之志深莫深於此厚莫厚於

此公等作詩切不可失其意

二月

初一日

告火神 正月元日僕人不戒燒燬茅屋三間晦日又燬茅屋三間幸而風停不至蔓延神之示儆以皆仁厚至矣切思五行之運總關一身火之用烈其或有怒不中情而致干其和者耶敬以香楮酒菓告虔於神神其鑒之

初四日

立兒歸里

殷伯巖過訪

初五日

爲殷伯巖題卷　儂聾瞶自廢門外絕跡伯巖篤念

舊好枉道覗我夏峯過貽覗什挑燈話夜或古人

之事或今人之情若我有懷而伯巖代爲之語若

伯巖有懷而我先爲之宣兒子輩備聞稱以示言

無不合儂喜得印同人伯巖亦欣稱知已七年之

間千里之外獲此良友信宿言別伯巖爲我言將

一部論語置案頭合者取之不合者棄之此是伯

巖家傳要訣儂亦時舉以告同志此又吾兩人之

心相契者別去率書三則以遺之

初六日

伯嚴信宿促膝互有規切言無違拂其行也再拜首亭爲定師弟之名予曰君實吾老友豈宜在弟子列君過虛已尋未免犯好爲人師矣

與殷伯嚴語三則　學問之事要得趣於日用飲食而有裨於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闇不從闇然處用力總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即拈出一慍二字　富貴功名有做不出之時而聖賢豪傑無不可爲之日果欲做聖賢豪傑直從夜氣清明

簡點從前所爲自當猛然斬下 論人當於短中取其長不當於長處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轉切頗安得瑩然無瑕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急爲援引要見有滿街皆聖人之意不可、滿街人獨指我爲聖人

初八日

爲不退題扇 君家父子兄弟俱以王威從伯順先生遊謹守師門教旨不肯纖毫失墜皆推君家甥弟謂君投筆作封侯事從分安怨韶不然昔伯暱先生鄉居立文武兩社會文經武緯其意甚遠先

生以兩途取士君家合并於一身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途何嘗分耶伯順平居有言武侯之澹泊甯靜關帝之日在天上心在人中岳王之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皆是尼山老師真血脈從祀廟庭應用此一般人侈記誦鶩詞章乃儒生俗士所務豈孔子所貴哉不退同學人極稱其熱腸能任人緩急且能容人背負此有用男子也師門教旨猥又以此加難兒矣

初九日

寄陝金谿　士之操行莫先於固窮孔子獨難於濫

而撫恕伯順亦恒謂貧[illegible]吾黨之所
孰聞而嚴守師說首推君巽君巽爲新朝恩選上
不赴廷試有人詒以詩曰淵明別有聲教子和靖
何勞祿養親然貧之至而無怨儻皆舉以告同人
不退云伯父金谿公正好讀顧舉其事歷歷金谿
與君巽俱累豐之子長而家落今年在難暮閣占
之後且已無家而操行益堅老而彌篤此其人可
知已金谿亦貢於天子數年矣側岩悔一氈以糊
口而閉門不問人謂力不能謁選或亦君巽不以
祿養親者而金谿並不欲以自養職[illegible]者固不可

測也特表而出之以勵士之操行者

初十日

寄詠鄒楊蒲水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僕因國鎮兄弟而知蒲水久矣思且暮遇其人繼而南贛涂殼良瑤適不退自楚來鄉求潤闊人亦多每當書梅黃酒瓢津津蒲水稱爲眞善人舉其事歷歷僕曰孔子思善人而不得見何意當斯世而得之承孟子道性善是無人非善人也經文在止於至善則由善人而君子而聖人矣由一欲而充之化之以至於光大聖神矣此善也豈無小大而皇上

偏全一國之善士較一鄉則有分矣[illegible]之善[illegible]一國則有分于古之善士較天下則又有分[illegible]也水與泚陽諸君子共闡斯義勿獨爲善人也

十一日

復李完一　立兒歸具述年兄提攜至意或以爲孺子可教耶讀倡和諸什翩翩與飛動具見學力弟耄矣聾聵自廢然不敢廢學令師說於老來讀之其味更永尙父敬義之誠時年八十有三武公切磋之詠年已九十有五每念此故不敢以耄荒自甘倘情非年兄誰可以此言告願共勉之

十二日

復崔竹湄 聞吾丈敉時苦心與同璞威縚之狀眞令人欽而不寐但願以策勵於初者毅然從於後則仕優而學亦優矣所論大梁誌事非熱心人不肯做非冷面人不能做丈既與潤其事有可議者不妨令人來面商之聊以佐吾丈一籌可也若欲僕身任之竊職自顧日力心思萬不能副尊之託辛琬致之

聞東漢氣節皆名流何以謂不以學曰學問中正不足言 氣節之見時至事起不得已而以[illegible]

人君子所欲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皆可能而

中庸不可能其斯之謂與

問孔子終身行而終身藏者也魯論叙列荷簣丈人晨門儀封楚狂沮溺諸人又言賢者辟世次辟地次辟色次辟言究與及門諸賢退老洙泗畢竟是隱之意多曰行由人藏由己由人者存乎天由己者存乎我夫子乎

必有心也無可無不可

問儀封人以孔子爲木鐸是具千古隻眼不知當日邂逅之頃從何處窺出孔子曰封人固賢而隱者也其間人多矣乎

天地四時之氣乎貞稱其

溫良恭儉讓之德綏來動利之畧料當世諸侯王皆非大有爲之主而晏嬰子西輩不少其人獲展所學於當年自不得不垂教於後世識方故見的透非無據之言

十三日

或問孔子生乎亂世往佛肸其意如何曰欲佐之陪耳程子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改過之其意自見矣向見南子何也曰孔子以衛靈事[illegible]正君而議宮闈議教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illegible]仰孔子爲聖人獨不可借之以佐君出政乎

心腸這段機緘又孔子可做亦未敢明以告人人亦未可輕以借口狄梁公事女主亦孔子見南子之意然不能反周爲唐其何能有辭於天下後世

宋初未有道學之名迨周程繼起師友漸涵而道學始盛實自范希文倡之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爲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又是徂徠有石守道蘇湖有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子弟論者從以希文功業之盛遂不得與道學並列司馬君實亦然夫謂道學不專在功業則可謂功業非道學奚可故羅仲素李延平果賢於希文與君實乎

十四日

哭孫絅開　造物不情甚何遽殞斯人入官思古處禮士更裕民到處留遺愛去久慕逾真我過蘇山岑幸君託比鄰西粵與燕南不介而相親容卿借周旋六載如飲醇君㒳忘機者一朝額爲蹙含悽向予言別母十餘春久矣絕音書偏處是鼠屋今母倚門閭歸裝尚遷延一夜幾迴腸子道何以伸我云君從去君病已切身病劇心逾急心急病愈劇君逝目不瞑我痛徒傷神哭君無可道遠聽歸省頻

十五日

構斯至持家報傳五弟婦賈氏以正月二十八日逝

十六日

祭五弟婦賈氏文　傷哉賈氏自歸吾弟啟美四十餘年內助之力難以指數雖不及侍舅姑而處兄弟妯娌宗族姻戚之間無違禮能體恤人情予產後所宰人終身感之絕無一言相尤使吾一家咸既翁之兄弟且令衆多男婦雍雍睦睦於門以內者氏之德也吾弟宰武城迎兄嫂諸姪諸姪婦於官邸備極周至分甘共苦有古賢淑之所難者而

潛孫字來云汝病狀即令五一見兼程歸里不意未
抵舍而訃音已至予衰矣不能歸治汝喪就其位
而哭之汝素知大體定當歆此

十七日

聞孟子之門樂正子稱高弟而從子敖徒餔啜其
所失恐亦不小曰王驩爲輔行竟不與之言行事
豈能不與之俱朝暮哉孟子所云徒餔啜即不與
言行事之意君子待小人之道應如此故師以之
教其弟謂正子出爲餔啜來又何爲若前不孫
聞邇來行所爲百學者非禮非元以之名教其說似

不謬於聖人曰彼豈不謬於聖人但守一聖人足矣吾夫子以東西南北之人兼天地古今之縕區區一隅之見烏足窺其大觀陳相見許行而悅願吾子勿蹈其轍也

昔周公東征誅管蔡大義滅親也管蔡以殷畔正守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非所謂大義滅親乎孔子聖湯武仁微箕獨令管蔡抱沉冤於千古何也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管蔡泥迹武周達權孔子亦取其時之所重者而已矣豈暇一一槪論哉

十八日

王崑伯赴儀封令之招過視夏峯信宿言别謂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儀封令能為君子爲善人造福於地方則我之爲君子復何說也儀封令未能爲君子爲善人而流毒於地方則我之罪君子又何說也顯行其權與陰行其意者一間耳君之行也竊附贈人以言之意

十九日

鹿伯順先生文抄序　伯順先生識真草十五種行世已久此壯年之文以節見三時草晚年見道之

言質公先生合刻於甯都寻孀 友芳王生所手訂

者未及傳而板遭灰燼三餘草無副本遂多遺失

范箕生於認眞草十五種中錄其文之佳者六十

餘首另梓以傳屬余爲序余不嫻於文何能序伯

順之文伯順常言我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也則

序伯順之文者或亦不專在文也余與伯順交八四

世箕生交亦四世兩家託契別有姻緣故不自嫌

其不文耳伯順質朴性直淡嗜好與俗不諧肆力

學問四十年已竄堂奧說約一編提綱絜領語語

皆聖學嫡派時流窳而爲文章乃崇文章流弊而

爲事功乃眞事功流露而爲節義乃眞節義到處迎刃不假安排余叙理學宗傳自董江都以至孫伯順則伯順乃理學中之陸子靜也王伯安也又叙忠臣自方正學以至吾伯順則伯順又與高景逸劉念臺同以理學而兼忠節所謂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者意在斯乎龔生稱先生則不以文自見然其文則居然歐陽永叔文而歐陽之文豈可易觀乎哉理學忠節功業文章分之皆同合之惟一伯順直以一身兼備之矣乃年[illegible]粗後嗜[illegible]遊於少年[illegible]吟直追往往其爲斯遊[illegible]意亦不取

存文也

二十日

聞質生論詩絕不隨時流爲去取退而敬而進止生其意自見因爲句　當代詩人次第評另開心眼不狥聲每嫌佀敬流風弱豪宕獨推芳止生

二十三日

爲范烈女碑文稿　人爲寒二集

二十六日

攜幼　赴斐園主人索亭名題聯額其亭曰會心聯云起居食息觀心境花竹餘閒見化機　亭畔紅梅

欄煙香色撩人心目坐而憶之不忍去問有何

國[illegible]情致逸溪流豔色欣披衿更留莫訝病夫偏

嗜此[illegible]人一口是千秋

二十九日

蘄太公閑齋處士墓誌銘　蘄太公當世之隱君子

也人知軒冕之貴而不知布衣之尊唯不知布衣

之尊無怪乎岐岐焉逡巡躕而二麗之逝于閭閻爲

刑罰所加不爲陵君所短又閭閻無使王彥方知

則人之誠信恒服於一君者何莫與布衣哉

以予之所聞蘄太公殆其人歟公諱光字子明閣

齋其別號卅洞南之盧氏人先世多隱德父某母某氏公生而凝重不凡寡言笑重然諾兒時有同儕作誑言者奔告其師曰某言無誠實請黜之鄉人大異公終身不作誑語少失怙特阡陌農桑之務公身自服習勤儉治家家亦漸裕每恨二親未遂生養風雨伏臘過墓所則泫然殞心且不[illegible]身如一日庶母弟二撫恤周至竭力為之婚娶而弟克恭厥兄其孝友之著於家者鄉之人罔無間於昆弟之言也倜儻好施凡鄉黨之不能婚不能葬者皆力為恤給即負亦不較遇歲儉遍積聚爲紓

貸一日以金寄館人求之不得家慮其相累願爲陪償公毅邵之邑紳顏河趙公爲盜所獲索馬者甚衆公聞之悉以廐中所有助盜贖之賊重其義歸趙兩圖公性嚴重不容人之過里閈有疑難者咨詢公然之訓子弟以躬行爲先不事浮華著食祖繼子弟雖仕宦不敢以鮮衣見公至有疎失雖長不免呵斥太和自嚴肅生而禮之行於宗族鄉黨者人方之爲太邱彥方其素所誠信悅服於公者早已舉於見冀時矣元配劉相敬如賓白頭偕老別無族妾家庭聚順鄉里多發聚之邑鄉閭多

冦數遭鋒蚵百不一免公舉家獨全可謂獲報於
天矣公伯子臺彥令弓容股膺庭訓治狀稱古循
良迎養於宦邸居未幾思歸即於是冬捐賓客臨
危時以孝弟力行教後人以清白作吏訓遊子是
公雖未嘗祿仕而素行孚於其鄉復成其子爲循
吏實於民物有造矣嗚呼其視紆靑拖紫而實德
未施於人爲鄉里所唾誚者不大徑庭耶嗣君以
憂歸顧弓蘇門乃自爲狀以珉石屬病叟某仰太
公布衣之風感令尹君不於軒冕而徵山人風塵
外別有元嗜按狀公生於萬歷二年六月十六日

卒於順治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得年八十有二可
謂上壽矣子男二長臺彥即容城君娶■氏次鼎
彥邑庠生娶■氏女三長適邑庠生姚璋次適邑
庠生薛學貞次適邑庠生楊蘊孫男三長考祥臺
彥出次旋祥次元祥鼎彥出俱未聘孫女三長適
庠生王基次幼未字將卜丙申某月日奉兆於■
■之麓嗚呼古來英人偉士得志則爲帝王師不
得志則與家庭言孝弟禮讓已耳若公者終老布
衣雖無勲績聲施而郤館人之償不爲利疚叩賊
人之壘不爲威移豈中無所主而然與余嘗輯古

立節之士結異代之知而公實可傳也因系以銘

銘曰古有至人抱璞含眞逃名適志混跡同塵猗

歟靳公繄維逸民乃竟抱璞以終厥身有所鬱鬱

有後振振嗚呼我將續野史以薦藻蘋

三月

初一日

言學者偶言其心之所見不必定求與人同不必

定求與人異一有求同之心是謂雷同一有求異

之心是謂好異雷同是拾人咳唾之曲士也好異

是診爲隱僻之詖學也與其多一言勿寧少一言

大哉聖人之道無不包也無不入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凡禪元刑名技藝之流其說之稍有當於理者聖人之道即具焉然其全體大用自非禪元刑名技藝之流所能窺謂禪元刑名技藝之流必無一同於聖人之道者是惡足與聖人之道之大

初三日

友人問修志大旨予曰見於經則莫有禹貢周有職方此作志之體也然其所以提醒人心風俗者其吃緊全在人物稱隲未當是非失真何以示勸懲

秋之義嚴於袞鉞志即無癉惡之例彰善旣肅耳
目自開嘗見單懷志人物以聶政爲首雖拔世代
敘列而政豈垂世立範之人須於人物中分列數
款先理學而忠節而勳業而文章以至孝子節婦
俠士等類此未可泛爲論列令人貿然無所適從
也或曰此此史家之例通志府縣志未免擬於僭曰
吾鄉孫少師修高陽志於此義講之熟矣單懷前
有韓文公後有許文正自是人物之首薛方山集
中向與安陽崔後渠嘗論宏治間人才在中州者
則以何柏齋王著公爲首稱謂其志於理學而李

空同何大復王浚川孟有涯諸公則文章氣節之士耳臨汾張西磐吏書亦與後渠之論同何名塘河內人

王名尚絅郟縣人

後渠集中稱司馬公言顧行立功以德尹和靜學爲已述程邢滑許魯齋肇修紀尙行克立又皆豫産出口祀諸合前方山之論則理學之在中州者可屈指數矣

初四日

安陽郭東野太宰修鄴郡志當事者欲列其祖若父於人物太宰固辭乃錄其誌文二首於萩文之末

太宰識其後云郡守常公以樸固辭先祖父免列於人物特令錄此載入耗文非樸敢自專也味斯言也太宰眞善於處己善於處祖若父每見士紳修志者居已過高則持論者卻嚴責其短爲其祖若父標譽太甚反致同儕苛求其呰而醜詆之竟廢厥事三十年來見此屢矣儂嘗謂非自愛以愛其祖父若太宰者眞賢矣哉

初七日

讀蔣方山高士傳摘論　從來隱逸之士要皆機穆自守不見可欲其在唐虞之世有被衣王倪齧缺

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一流則不受天下之讓以爲累已而逃之三代之時若卞隨務光伯夷叔齊其人之高不在唐虞諸人下或者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猶有烈士殉名之說周之季去古既遠時乃有商容老氏之徒棲心元漠亦被衣倪缺一流子臧季札倣屣侯封甘心徒步視老萊子林類榮啟期披裘公江上丈人飲水墾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者固無以異也荷蕢沮溺石門諸人隱居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不可得蓋即子林老商氏列禦寇莊周蓋亦老氏之流段干

本東郭順子公儀潛昔離群絕俗其殷陳仲子許
行牽牛負犢而子所告稽帳前乙墦公攝不亦行
壞也故韓伯陵名峻在漢武時已逆知仕路之險
成公安邱望之郁越朱勝之張仲蔚嚴遵楊寶孫
期鄭樸李宏彭城老父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輒
幾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于陵文叔同學故人
既已騰至而貧賤抱膝張且翹翹亦不免為天
子所動牛牢被髮嚴詔不答一何簡易也光武中
興宕巖遊逸風流所漸而懷靈席珍之士若向長
東海隱者梁鴻高恢韓康法真漢濱老父陳留老

芟徐穉魏桓周燮黃憲姜肱鄭元任安龐公荑岐
荀靖諸人高蹈邱園枕棲山谷皎皎雲霞之表至
有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
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蟠見幾郭泰袁閎僅免猶有
取焉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猘亂曹操陰危
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攖其害者不
少矣壯夸李謐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皆肯遠涉遨
游張珩易贊慈敬河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扈
累爽貧子則更起脫皆優游以終扈鳳翔於雲霄
之外晉之衰也雖以清談煞孫登識火之論嵇宗

斯道之倡其流上風之者爲錢郎之嗣其父[illegible]
之破其僻奇侈之端大其聲遊孤高陶佁出[illegible]
矣可謂因情謂目之于齊梁何時天地閉賢人隱
宋兩季或凡言之所著之在法賜褚伯玉阮孝緒
賦[illegible]詣頃易宗洞沈勝士毀綸因宜放情江海逝
夷亦安矣揚隋之世氣運短促李士謙崔廓張文
詡輩志懷纓見與世相忘此豈可以易視之耶唐
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道戢不無者纔數人耳元德
秀[illegible]李[illegible]衞八經叅泉崔覲陸龜蒙家[illegible]
[illegible]則僅所表及特表而出之五代之亂倚[illegible]

陽作史謂其時搢紳之士撫衣廉恥僅得四五人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耳宋室載造文明丕彰慶歷以後君子滿朝馴至熙豐以迄南渡之後學禁旋作善類受禍孰與李瀆魏野邵雍松江漁翁杜生樵翁孫摩劉永一張舉南安翁順昌山人蘇雲卿郭雍形消林壑氣消雲霄其視巧宦綸吊之流若將浼焉非惟富貴功名不可同日語而以理道揆之者亦嘆弗其後奚完顏猾胡排戎北土士生其時亦甚不幸者之史册得而紀者六人道質郝天挺高仲振米

可若稽承亮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尤其卓然者也何時哉宋之遺民寧死不仕者實多杜本張樞孫轍危復仍若未足爲高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不能決於去就之間苛責者未免有遺議則四人者豈不卓然也哉我明開基以賢靖難功業節義跨越前代獨徐舫戴笠以示同僚傅潛退者以傳家學鮑恂辭宮輔之榮謝應芳甘龜巢之隱織履者直絕師祖之交龔詡不負城門之慟亦各從其志也已矣按高士傳肇自皇甫謐阮孝緒請人薛方山復爲刪補更取習

魏以來擇而緒之余於方山摘語中去類會語大賢錄以示吾同志蓋隱士一流原不必律以聖人之道而亦不謬於聖人孔子而遇此輩自當禮敬而接引之下車於接輿反見於荷蓧其意自見余素知欽企此一流人望見亦輯有一編名曰求志錄其人可與此互相考也總之可貴者心隱爲上身隱而心不隱畢竟有終南捷徑之意南史李延壽氏謂碧潤清潭翻成麗矚掛冕東都何難之有千古應不乏此素心人也

初八日

從來史家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各成一書咸可法戒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紫陽因之而成綱目事半功倍則司馬一生精力可謂不在費矣自宋以下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桱之續編議者謂其紀載失次筆削未當薛應旂雅志紹司馬氏之事竭十餘[illegible]上下於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名曰宋元通鑑表獻之闕下尚藏之家塾元儒揭傒斯有言修史在於得人有

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世安得如薛氏其人者而與之論史哉嘗思宋亡於元明祖驅之漠北復我中夏不以滅宋爲元人之罪而曰天命眞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聖意淵微未可遽窺然國可滅史不可滅則其較然者矣

初九日

我明之政憲與章疏切監觀卒出之志因病卧嫏山徵文考獻而無所據竟成虛念所見通紀吾學編大政紀本朝紀事始末從信錄憲章錄賢寄畧野

史數種其書又皆散遺識者訶通紀做編年而蕪鄙吾學編効紀傳而斷落大政紀評爲某相私書邇有同志相期欲共成四朝實錄襞積自今不能執筆而往竊思此事關係甚大念之爲公爲私人之或眞或僞天地鬼神實爲鑒觀愚夫愚婦各有直道亦嚴矣哉春秋作於二千二百餘年之前嗣其響者獨推綱目我祖有靈當有卓識大手任其責者矣

十二日

朱文憲公濂謂儒有七曰游俠曰文史曰曠達曰智

歟曰章句曰事功曰道德道德之儒孔子是也餘皆不足以入道儒謂六者偏用之不可以入道正用之何嘗非道獨儒而僞則鄉愿也儒而禪則異端也此正孔子所惡而攻之者與

十五日

聖門俎豆古今鉅典尚有濫竽無怪乎鄉國之名宦鄉賢多失真而假竊也程敏政考正孔廟祀典議疏附罷祀者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入人各祀於其鄉者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又議黜楊雄荀況而進王通胡瑗皆確有

所據至顏曾思三子之父坐廡下而三子坐堂上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歆其祀者中理中情三賢父子當鼎節九原之下并程珦朱松俱從祀啟聖祠可謂曠識確議吳沈孔子封王辯改王爲師張孚敬以其說進始定至聖先師之號想孔子亦以爲知我崔後渠於十哲之中欲退冉求宰我而進有若公西華未知當否錄存以質諸天下

十八日

孝經辨義序　子曰吾志在春秋吾行在孝經春秋之義隱而難明固不敢概望於後生小子孝經明

自簡易童而習之矣白首未悟也余閱黃子道周孝經辨義數則可謂能讀孝經人矣五經皆先引詩而後發明玩味本文其義自見分章錯亂不善讀者之過也黃子在獄時手錄百本本各為跋究也忠成足色亦止竟其讀孝經之事竊嘗思之我明太祖經緯天下首重孝經逮及孝宗世宗神宗測其淵源貫貫茂本至烈皇帝頒布學宮申飭諸教最經祖宗培養始篤生一能讀孝經之人是豈偶然因令孺子輩各手錄並謂黃子之辨義附之以質諸天下後世

十九日

爲麟書抄序 稿入歲寒二集

二十日

出師兩表大哉武侯之言一哉武侯之心先帝二字凡十九見其所以感動後主與僚屬者至誠淋漓入人微隱漢賊不兩立一語大義凜然雖云王業偏安而正統攸歸昭示千古武侯之烈也古云不召之臣帝臣直爲三國第一流人物先儒謂有儒者氣象儼謂有體無用之儒何足當武侯一盼

二十三日

論道統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已然所所得
别判然各不相襲亦不相非所謂殊途而同歸者
耶後之學者必欲較量於一字一句之間何其示
人不廣大也吾見有兩人焉一守紫陽一守姚江
守紫陽者見人有纖毫不尊紫陽則以爲操戈紫
陽也守姚江者見人有纖毫不尊姚江則以爲操
戈姚江也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如此儼固壽閉人
之專而嚴也專則力聚而內念不紛嚴則途一而
外誘不亂皆有眞實向學之意然天下之大古今
之遠豈有一紫陽遂可廢姚江有一姚江遂可廢

紫陽耶且紫陽姚江大段符合其不符者不過格
物三兩言亦各存其所見而已豈遂有悖於孔子
哉使湯武禹周未經孔聖人之論列又不知曲學
之是非何如

二十四日

神廟時三儒講學京師相戒不言朝政閣少墟辨學
錄敢越俎之學一段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
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空論何嘗著跡
與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
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講學嘗講學以論人

當講學也如此委婉宜免人言不知人之斫之者只講學二字便犯其忌此朱董家所以有憲臣議開講學之端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其以東林爲戒故臯雖疏陳其學之原侃侃諤諤嗅躁述人人孰聽之儂嘗謂士大夫各務講學之實不必立講學之名乃所以爲天地留元氣也

二十五日

宋文憲以貝平爲智數之儒儂謂平固以智數見者而良之智數則更有深心矣觀韓之心既遂而超然高蹈能免高帝之疑其識未嘗出高帝信其然

耶則以爲神仙重於富貴如其不信則以爲如晝能索不復有爲而戢於虛幻可以釋然不爲之顧討良始得遂其本懷耳智術從至誠淋漓而出伊川所以謂有儒者氣象

二十六日

以賈長沙之通達致體而不能得用於好賢求治之文帝君臣相遇亦不可謂難矣有謂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有謂非生之不能用漢文實漢文之終不能用生也假謂君臣魚水各有機緣相信非素豈能驟合漢文繼惠帝晉弱呂后擅

權意在與民休息而徐議經制生之議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與禮樂意在速更秦法以新天下之耳目緩急弛張之際既不能卒投而絳灌諸人又從而議其後此魚水之難也迨後漢文於生之所言漸次遵用而生年不永君臣相遇之際遂未免有遺憾焉凡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二十七日

薛子方山有言責人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恕孔孟待人家法也故以隋之文中子唐之韓文公皆賢儒也言理學而舍斯二公者非通論也又謂蘇軾

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數尺之朽子瞻亦可爲經世者法

二十九日

人生最難透者死生之關張曾叟有言冀百歲爲期冀千歲爲期則畏首畏尾日前無生人之樂捹今日可去捹明日可去則不厭不戀躬中有不老之丹僊極服膺此語乃石奢之死胡爲也哉奢楚昭王相也行路遇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焉縱其父而還自繫使人言於王曰臣罪當誅王赦其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

其罪主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傳謂竊負而逃此案正爲著說況王旣赦之必以死而彰文之罪較侯生數椎殺晉鄙之日而自盡者抑又過矣生固不足惡如者之輕生亦何足責乎

四月

初一日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於是霸術始不足貴矣以今觀於用人行政之間其所以匡救天下者烏足貴伯者之一盼耶晉文所稱譎而不正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

漢之事舅犯謀也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舅犯不厭詐偽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以詐遇民偷取一時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漢唐宋有爲之主未免有慙德爲況其下者乎

初四日

報蓬元先生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於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其人不下四五十謂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謁先生渥領指示覺人繁派猶殊非傳宗

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朱陸王七子標曰宗傳錄然於舊所纂四五十人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復彙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錄以備考此三種者皆欲揭以就正先生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邇於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

雖建安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循之嚴爾人者固各守所說不至流爲與相伍求免虛益虛實益實從於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於陳頁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郎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先儒不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於揖讓清不同於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於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專之主同而

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皐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毁方而圓便非豪傑本色孔中所見教者郎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直諒之益某唯有佩服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見急不暇之緒餘剝喪殆盡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

其本孔子譏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
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
誰能之克己之難孔子獨以語顏氏元公純公而
下亦未易言某於先生言無扞格今遊建安者痛
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
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
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
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一語
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
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皆不作歧觀矣

初六日

質疑遂元先生四則　方山學極醇正抑詞章而根理道於考亭淵源錄中論孔子教人之法與孟子教人之法朱陸所得專各有據語出獨我且開涇陽之傳乃未見有人推爲理學者豈尚未熟歟大原耶王謂孟子之門獨樂克告子如萬章公孫

之徒直衆人耳此果孟氏之教術未盡耶抑天之生才有數耶儀衍縱橫楊墨充塞使無孟氏世道人心不知作何光景昔人稱孟子功不在禹下豈大言而無當者哉人才關乎氣運人特因而曲成之天未嘗生大聖大賢之人孟氏如彼若何若以其教術心之陽明直接孟氏何門下士多於薛瑄遜先生曰德[illegible]其令許平仲平平仲紫陽之後一人其教術豈有未盡耶幸教之[illegible]宋室理學之倡范文正開之司馬君實亦躬行實踐乃理學之列二公不與焉我明方正學乃讀書種子劉念臺之

外亦無人推及說者曰文正君實事功太勝正學
節烈太勝夫事功而以學出之則事功亦學也節
烈而以學出之則節烈亦學也先生甚謂之何
從來推堯夫爲內聖外王之學晦菴亦云安且[illegible]
矣邇黃石齋遂駕之於元公之上謂二程只見得
元公田地不到堯夫田地先生謂陳公甫其今之
邵堯夫乎乃論公甫者多指其爲禪夫公甫而禪
也豈得與堯夫列先生必有以窺其微而指其同
者矣[illegible]素居蘇門時詢此中人物許平仲而後無
學者稱者惟後渠何柏齋王睿谷呂心吾其繼也

可得聞與四人之外先生所知者并以示之還玄人欲商中州人物志當執筆以事先生有便幸惠教爲望

初九日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爭辯眞僞雖辯無已竊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聖希賢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遊是[illegible]

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沒寧之事只此數卷節
語、、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
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於孔聖之道者
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孔子蘊
積之藏被孟子傾囊而出只是要認得孔子
千百世後之孔子愚不肖知之當年之孔子賢者亦
未易知也叔孫之毀晏嬰之沮比比而是即及門
如陳亢者想亦不少其人故其自言曰莫我知也
夫蓋孔子原難知也人人知孔子則孔子亦人耳
孔子人而天者也天乎豈易知哉子路稱高柴其

微色發聲者不一而足況其下焉者乎後之學者
亦不過各就所見以窺孔子涇陽括元公爲孔子
抑過矣大凡刻於見短者近毀覽於見長者近譽
毀譽兩病學人易犯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須是
孔子

十二日

哭六姪抱雅文　初十之日客來問病忽家報至謂
爾訃音變出意外惻怛難堪悲號無方闔家男婦
哭爾於爾兄之室越三日氣體稍定爲爾之位文
以哭之曰慟哉爾竟死也耶爾年四十三矣從來

本分自守毫無分外事言吶吶不出口讀書早卝解文藝予與爾父冀爾之早有成也不意老大竟不能博一第予員初歸天不可問及爾之子永徵言知向學遂領袖諸生始信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者天之原不爽也爾甲午冬覲予夏峯以貧愁辭[illegible]別去既聞爾病予謂貧愁自應生病不謂竟以貧病而死也嗟呼慟哉病不能視爾疾不能送爾千里之外爲位一哭爾其知也耶其無知也耶

十四日

哭楊伯輯　親丈之逝也在四月之十日予以病

及過視與君訣是日慟予猶子兼慟君氣益索體
益困越四日辛酉將雞酒匍匐几筵而告之哀曰
嗚呼伯韜可憫也伯韜自甲午四月攜家抵蘇門
與奏兒綿孌焉頻視予夏峯坦襟直意予喜其無
藏機也乙未春遂與望兒結朱陳好歲邸迎其女
歸夏峯晴君病噎已數月矣日夕念其弟來視予
固知其弟相去幾二千里不能即來然伯韜友愛
之篤更令人起慕伯韜無子撫一姪亦於歲前畢
婚生前每念一女一姪未有所歸今幸二事就緒
君目可瞑矣予有所以憫君者人當啟手足之日

有餘則慼不足則憾君沒之日無買棺之具無停
柩之所病妻孤姪生計無資當此際慼耶憾耶造
物不可問大都如是吾人亦可泯慼與憾於兩忘
矣

十五日

老子言虛釋家言空彼固各有說邇來言學者必欲
援而引之與舜無為禹無事文王無畔援歆羨孔
子無意必固我子思無聲無臭同意果何為也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必欲強異為同翻覺多事

點禪者謂其能了達生死不知朝聞道夕死可矣只此七個字便括盡千經萬典說問死亦可稱明決士大夫有生前無聞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有死得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歸了一著脫然無累方是聖賢真學力

十六日

愛身教子是吾人最緊要事則以其身之無饑寒無勞苦爲愛而以其子之能擴利能攫名爲肖子矣

少年有志物誘未深向學猶易閱世久窮通得喪毀譽欣戚內撼外搖初志漸移或廢於半塗或隳於

末路此今昔通患也然始不變非深造自得者不能

儻嘗謂得一知學之子弟必其祖功宗德培基之厚衍箕裘而垂令緒較之一官一爵榮及所生者爲何如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儻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人須有沉深蘊蓄之器方可以進德修業寸善片長便沾沾矜詡以爲人莫已若器識亦猶夫人而已

十七日

文皇靖難之時以叔代姪非盜賊可比而死國之臣一時與百三代革命未之聞也兩漢以還勿論已至今讀革朝志人各為傳卷類為五難作而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事不幸而以死自靖者曰死事不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而死者曰死志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屏迹終其身矢死而不貳者曰死遁於時未即引決而知生不若死之安也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死遁似有閒矣然亦可謂有恥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

嗟烈矣哉義憤磅礴震耀奇偉與湯武之澤
而不能不義夷齊也甲申三月先帝身殉社稷死
難者屈指數人觀建文之時何如哉論者猶有有
臣無君之嘆抑過矣

十九日

問古人喜怒不形是何如涵養曰喜怒哀樂性中之
情發而中節天下達道只是不遷喜遷怒若喜而
故示之以不喜怒而故示之以不怒則矯矣僞矣
非大公順應之學顏子志已剛毅較克伐怨欲不
行其涵養自不同

患貪好勝怕死此人生通病也對治之藥不能當下
有瘳時存納潚之志則漸淡其欲富之心時思唾
面之乾則漸消其攘臂之氣時味朝聞夕可之言
則漸破其貪生怖死之念勤服無數藥力自行

二十日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元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
有元有空即有我也我見生則夢焉馳逐而成紊
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
境界

二十一日

友人謂凡人皆有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時似亦無意必固我之可言也曰是未嘗從源本處理會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君子無須臾離道之時纔能於天命之性渾成無間所以未發謂中中節謂和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子無意必無固我總一於穆之天也而位之育之只作家常日用平常非戒懼君子純全乎天者誰敢冒昧承當偶有未發偶無執著不可謂非一息之靈光但恐不須臾而意必固我之盤結於中者已橫決不自覺儼極喜君友之言及於此然正可作工夫不可遂據爲實地

我輩要自家體認勿隨他人口頭也

憶在淦水謁盧司馬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俱聖門高第後世具偏長者代不乏人至若諸葛武侯司馬溫公則諸長具備而不得列於理學之科與其盧且謂其不免為行不著習不察此言果知道者哉余曰孟氏之所謂著為察焉者殆未易言也想如舜之明庶物察人倫方可語此信斯言也則孔子所謂日月之至不知其仁者未免有愧色焉何疑於武侯與溫公

二十二日

孔子之時楊墨之道未興所謂異端者似忠信似廉潔之鄉愿色厲而內荏之穿窬同而不相比而不周驕而不泰之小人外是而中非名同而實不同者也孟子之時楊氏無君墨氏無父實異而名亦異其說雖橫言滿天下蔓流後世然無父無君其教終不可以治天下畢竟人知其為異而[illegible]偽之徒或不免粗率而辭之者總因不能反經而屑於德自撤其藩籬賊入室耳邇又有西學非楊非墨非釋非元儒紳學士亦有辭之者僕究其說曰一本於天是謂天主其說固不謬於聖人僕曰既

不謬於聖人則亦謹守吾聖人之教而已矣何至自甘爲陳相乎噫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彼異端曲說縱多陳相之徒爝火耳涔蹄耳豈能與日月爭明澥海爭流哉

客談士趨日卑世道何所底極曰此氣運使然非人之所能爲也虞夏商周之治邈乎難復漢承秦唐承隋宋承五代明承元皆餘分閏位之後壞法亂治之餘勢不極不反氣不閉不開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二十三日

吾人一生四五十年之內所處[illegible]不同所歷生熟之境亦異以初而概其終以終而信其初皆非定論道其學適道與立與權[illegible]之級

吾友伯嚴四十年學三變初重節俠繼而入官幕明嚴掌老來所學遂於理道志趨轉識論亦隨之而轉朱子晚年與初年自不可以一概論不必代他作廻護耳

二十六日

聞子夏深雖同俱聖門高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夫學安得有優時學然後知不足自覺偶有優時則

滿假之心生非學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庶幾乎學而優者矣曰要看各人發言之旨子夏之言為世之不從事於學而輕言仕者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子羔尹何豈全未嘗學而夫子與子產云爾者見古人學不優弗可仕開則夫子使之仕者故說覺其未信焉讀其言當會其意泥則滯滯斯無用此仕必待於學優也

二十七日

學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

靜生則歎其善學此意亦非學者自得之若縣講人又疑其流入禪門去

善學者惟破其執心而已執則偏偏則窒流害不可勝言從來敗天下事者多此一流人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其自言曰無可無不可門人記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幾成就一箇千古第一好學之人

有粳田一區子弟勤多穫而卻寡得予曰汝知之乎病在正助不順其地之長養之性宜殺而急求之是與於揠苗之甚者也因思人生無日無正助之

念無刻無正助之思誠然自體認自見

二十八日

誠者天之道生知安行之事也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學知利行之事也孔子天縱之聖竊自比於學知一貫之傳曾子以魯得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

五月

初一日

問學庸語孟以何爲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

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也

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張粱垣司理爲余刻甲午乙未丙申答問

初三日

答問引　答問者有問而答也總日用平常之事與日用平常之人爲日用平常之言亦有不待問而

自為言者偶有所觸不能自禁輒以告我同人誨我子翁然未免犯多言之戒僕嘗謂多一言不如少一言蓋言有不當則積疑於中是亂衆心之事也有疚而不與衆共去之將生心害事流弊何可言是以自護而成其自慢耳因錄數十則就正有道覺斯言者肯不鄙而誨正之豈惟老夫獲不勉自策勵冀一朝之有開此僕請益之意若云以之誨人則吾豈敢

初八日

寄馬玉笋　人生拂意常多於得意然學問得力卻

在拂意之時劉雨峯有言不能看破榮辱得失之
關風吹草動便手忙腳亂學於何處用想先生淵
識定力斷不以此動心也

十四日

公望謂子陵何以隱[illegible]水千載一時以孔子
用行舍藏之道律之於義[illegible]曰豈易之不事
王侯高尚其志者非耶既已[illegible]友[illegible]委質
爲臣以已之高而成君之大則其道已行也足加
帝腹傲然自得其隱隱稱益光武者多矣

十六日

公望謂予曰宋有謝翱道老當國破君亡而憂愁悲

高亭厚於義當吾手曰宋無出山之意似亦可哀

公望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謝皋羽常言之當此

時而屏絕修身甚謹殷然不亦善乎予曰君可謂

愛人以德矣

十八日

范文正為宋室第一人物可與雁行者惟韓魏公耳

魏公謂挺然忠義稱不顧身禍福之所存也以安

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

立一節則禍福可懼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

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看文可出其推重如此論者謂其以憐才之過選用三虎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輕儇戲謔作樂爛飲飲欲狂肆王勝之句云歌倒太極遺帝扒周公孔子驅爲奴仁宗大怒令中官捕捉兩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旣雖浮薄之士自取其禍而文正作人之功陶鑄之手得無有遺憾耶

十九日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但勿論衛況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

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秖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㸔同

魏公所以能當大事也

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度容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

二十日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所以為聖王淡薄明志甯靜致遠武侯所以為王佐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便

是雜伯之學

武侯之言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此之謂眞儒此之謂名世

二十一日

商其淪喪微箕兩兩商量而比干獨無言者志已先定不必言也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三人固相觀莫逆矣一去一囚一死則然不同同歸於亡於此見道之大非孔子不能定此案

二十二日

學問在日用飲食之間只無心省察祇成一行焉習焉飲食之人而已矣[illegible]忽歲月多愧

此日用飲食

奇士厭聞庸常之言豪士喜[illegible]之事文士愛搜監辯之書雖取快一時而貽害甚遠

二十三日

三綱五常極平淡之事奇士豪士文士望而卻走須節士知學方可入道不知學亦一節士也

二十四日

人莫有不懷居者卻舍天下之廣居而不居人患不

自立卻舍天下之正位而不立人患不能行卻舍

天下之大道而不行所以處富貴而淫皆貧賤而

移値威武而屈無所主故也我豈嘗默自體察

居之不實人之不立道之不行孰非己私隔斷私

慾熾而錮益深遂盡喪其所有如窮人無所歸賴

子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眞孟子所謂大丈夫

二十五日

何謂性孟子所謂存乎人者之良心是也此點良心

雖幾經旦晝反覆牿亡而夜氣之息猶留相近之

幾希如赤子入井行道弗受皆人生不容澌滅之
良賢愚各具所謂性善也能葆○而擴充之則由
仁之端而仁不可勝用由義之端而義不可勝用
不知於此處著力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相尋不
已何怪乎違禽獸不遠哉庶民之去咎在頑冥無
知君子之存功在擇執得力

與張方伯　自壬辰歲夏蘇孺人送其女北來與其
僕姚文煒約明年來覗以便圖歸今五年矣杳無
音耗主毋屢有簡帖總若罔聞此分莊產等總戌
族黨姻戚公議立單府縣批照𡚁女養孀贅辭其

嫁女之半留一半爲養膳之資今二出門倖利其有悍然不顧主母之命終置孀人於何地乎蘇孀人忍死爲穗戎立節此田不存何以終老聞茅公子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蘇

乞仁臺付本縣一查催令文煒來迎

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不盡

二十六日

灤令吳吉先過訪

讀古人書不可泥古人之辭以害意亦不可移古人之意以從我漢儒於古書之句讀脈絡削去其不

合者而更定之豈皆當乎孟子論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不膠於見聞而直據所見此其所以爲知言也

二十七日

憶萬歷癸丑歲讀書都下友人潘宗顏談將畧予因問孔明隆中淮陰登壇何術使人主遂傾心相付潘云要看開目先主所急者爲無家孔明爲之立家業漢高所急者爲坐困褒中淮陰爲之計出路機鋒正對莫逆於心君臣朋友之投合緊如此陸象山謂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

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其所以深知而篤信者蓋必有在不可不理會者也

高皇於北方捷王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亦嚴矣哉建文朝多死難者君子之德風也老臣危素夙崇理學一失節焉竟死溝瀆人莫之知茫質爲周宰相親受顧命國祚既移質以爲責藝祖至其發斯負天地之言明目張膽慷慨就戮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無奈劫忠習短偷生計長不得已亦拜甘與王溥同列應死而不死終老牖下君子曰非正命也

二十九日

尚斗南三十年老友也年觀寺長日講林夜話惟恐其相去之兆斗南亦聽焉忍言別然終不能不別去也　在乃名將乃五月　兩人從相隔千里故不能不鄭重此一晤耳余嘗欲築百尺樓於管幼安田子春於其上斗南謂盍以邴根矩王彥方予知斗南者深更有以知命我者至矣

閏五月

初一日

孟子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則大

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本無間矣蓋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我之而已矣顏子造詣未於大人故得善則服膺勿失則言大可為也孔子乃位[illegible]之德則取之左右逢源矣所謂化不可為也大與聖雖於分別而功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初二日

人人皆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即招尤也一行之亢即招悔也聖人庸言庸行終日乾乾無亢亦無悔

初七

或問君子求仁於心曰斂小拊身移小人設雖小有言

其辨明見爲不終諂而已矣

初九日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卦有一卦之義一爻

有一爻之義雖然不出乾坤六爻之範圍蓋聖人

以天道爲體皆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解二

乖離乎象中之事謂乾坤外尚有何事

十一日

冷靜以觀察其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夫器識發人

行不具哉父兄之教不先師保之訓不講遂不知器識爲何物甚而取其容物識取其定趨不能容物不能定趨終於自暴自棄而已矣文程未拔耳非君子之所貴也

十三日

與許湖陵　久不聆教矚注爲勞茲有懇者家姊丈槐廬堂以魏縣論貧不能歸　前君於魏今竟卒於魏前不能生還此欲櫬之歸里更難之難矣念伊來游泣洟淵紛爲淒斷者累日思借鄉仁一言於[illegible]梁張諸公祝得稍恩本縣俯念舊寄而存

原缺